

都市空間與神聖秩序

魏光莒*

柯比意 (Le Corbusier) 在 1924 年提出了巴黎重建計劃，並隨後於 1925 年在「明日的都市」一書中來闡述他對現代都市規劃的理念。這個理念成爲了二十世紀現代都市規劃的典範。柯比意先將巴黎市原有的較爲人性化的空間型態定義爲擁擠不堪的、不適合汽車行駛的、落後而無價值的空間。他再用了一律劃平的方式來重建一個可供 300 萬人居住的現代巴黎市：幾何型分佈的超高層公寓住宅，可提昇居住密度，可以空出超大尺度的綠地和廣場。它有著四通八達的寬廣快速道路，可讓人自由乘汽車來往，所以工作地點（辦公大樓區）和遊樂區可以和住宅區分區規劃（zoning）。

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許多重要理論家對由柯比意所代表的現代都市規劃典範作了深入的反省。如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稱這種空間觀念爲「偉大現代主義者的神話，以產生能改造世界的一個激進新烏托邦式空間 (the great modernist myth of producing a radically new Utopian space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the world)」。(註 1) 另外，對西方空間作了重要研究的理論家勒費布賀 (Henri Lefebvre)，在他的名著「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評論了現代主義的抽象空間。他認爲，這種抽象空間 (abstract space) 是人將空間刻意的視之爲同質性的 (homogeneous)，它是對真實空間的刻意簡化。這種簡化作用，一方面是將真實空間化約成一種平版式的空洞，並拒絕賦予它任何的特質；另一方面，是將真實的空間化爲完全冰冷的一種凝視之下所產生出來的視覺意象。(註 2)

* 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勒費布賀並說，這種空間的生產方式也具有一種可怕的力量，此力量能將三向度的真實現象轉化成爲二向度的（the red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realities to two dimensions），使之成爲一種虛幻的圖像空間。勒費布賀並形容它爲一種工具化了的同質性空間（the instrumental homogeneity of space），亦稱之爲歐幾里德空間（Euclidean space），即希臘幾何學家歐幾里德的幾何空間。（註3）

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柯比意之現代都市觀念建立在對理性化、機械化生活的信仰，及對寰宇性抽象美感的追求，將空間視爲一個連續性的，單一整體的，無意義的，寰宇皆同一的一個超大虛體。「空間」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與各個文化及人性領域皆不相關的）、抽象的、空無一物的數理幾何單位。依此邏輯而言，「空間」似乎不再是充滿文化意義的實體，不再承載著、記錄著人在世存有的深刻記憶與象徵。

但是，事實與此正好相反，柯比意之現代都市空間其實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文化實體。本文試圖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由柯比意所揭櫫的現代都市空間，如何反映了西方人對神聖秩序的掌握。換而言之，本文將發掘：「現代都市空間」背後醞藏了一個深層的神聖「空間秩序」，它其實是西方宇宙觀所映照出的神聖秩序與其場所，對西方人而言，它原來是充滿了崇高而深刻的文化意義，而絕非是一種中性、不賦予任何價值的虛體存在。

地方文化之宇宙觀及神聖場所秩序

後現代潮流使人們的文化意識漸漸轉型了，關注的層面及思維方式也完全不同了。評論家 Jorge Larrain 說得很清楚：「現代主義和其強

調寰宇性及統合性的思維方式已遭到各方強烈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開始強調差異性而非統一性 (difference over uniformity)，強調文化相對性而非單一客觀真理 (cultural relativism as against objective truth)，強調歷史的不連續性，而非單一線性的歷史觀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 as against unilinear and teleological conceptions of history)。(註4) 本文將嘗試以此新的思維方式來探索現代都市的深層「空間秩序」。以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而言，現代文明不應該再被視為一種獨特的、絕對的文化型式。它其實與人類傳統社會中的各種文化型式並沒有本質上的相異：都是由自己的神聖宇宙觀來掌握宇宙的最高秩序，然後依照此最高秩序來理解空間，並規範生活場所。

本文將引用晚近文化學的研究成果，藉由對人類傳統社會的文化型式的探討，以深入了解俱有神聖象徵意義的「宇宙觀」與其「空間秩序」之間的關係。然後，再以此理解為基礎，來反觀並分析現代都市空間。我們將可得知：柯比意在建立現代都市典範時所依據的「秩序」觀念，其實是西方傳統中的神聖秩序。而柯比意也根據此西洋人的神聖秩序，建立了現代都市「空間秩序」與規劃原則。

本文主要引用及探討的文化學成果，是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對傳統巴厘社會所做的文化研究，引文內容主要來自其著作 "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 (Negara : Theatre State of 19th Century Bali)。由 Geertz 的深入研究之中，我們主要得到了一項新的認識：對巴厘人而言，人類生活的佈局只不過是神聖宇宙秩序佈局的反映。由王權神授的政治體制，到日常生活中的雕刻、花朵、舞蹈、樂曲、手勢、飾物、廟宇、面具等等，都反映了巴厘人對萬物的終極存在秩序的理解。而他們認為這個宇宙終極秩序之來源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一種神性。因此他們有著一個象徵著超自然力量的符號，規範著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至高之神濕婆 (Siva) 住居宇宙的中心，他安詳地端坐在一朵蓮花 (padma) 的花心王座之上。由此

濕奴、自在天、大天、梵天四位天神則分別站在北、東、西、南四片花瓣上，圍繞在濕婆的四週。每位天神都賦有特定的顏色、周天、身體部位、武器、金屬等物質屬性、咒語和超自然力量的形式。這個神聖秩序的象徵是規範、安排一切人間秩序的最高準則。(註5)

以國王的宮殿而言，巴厘人神聖的宇宙觀規範了、並將世俗王權之場所轉化成爲俱有神聖象徵體系之「王者聖所」。Geertz 表示，在宮殿之中，「從家族祭壇的布置，或穿堂宮室的亭閣，到位於作爲總體宮殿內部的各個功能空間的佈局，以及整個宮殿與環繞它的整個疆域的關係，始終重復著一種固定的結構性模式：由神聖程度較次級的場所逐漸邁向更神聖/更中心的/更內部的/更隱密的/更正式的/更高尙的/更原初的/更封閉的/更神秘的……」。(註6) 因此，Geertz 說，宮殿本身就成了一種神聖的象徵，是「宇宙秩序的副本」，而修造宮殿即是爲了讚美這一種神聖宇宙秩序。而國王或君主也經過這種神聖空間的儀式轉化成了俱有神性象徵的偶像。

在此種神聖空間序列的建構之中，自然環境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山、水、太陽（代表 Siva 之位置）是巴厘宇宙秩序中的三大神聖象徵。以「山」爲例，位於巴厘島的中心地帶，巍然聳立的火山，即阿貢山（Agung），是象徵著「諸神居住的地方、至高廟宇坐落的地方，同時也是整個國家賴以佈局的地方」。換而言之，它是一座聖山。由聖山的位置就可以解釋：何以宮殿中最神聖的場所要座落北方和東方、要面向山地，而較次級的、較不神聖的空間則需面對南方和西方，要面對海洋。(註7)

相對於國家層級的宮殿，在地方層級（巴厘村落中）的神聖象徵意義體系，可能更俱有啓發性。因爲我們可以由 Geertz 的研究之中發覺，巴厘人的農業生產經濟體系也建立在由神聖秩序所規範出來的制度之上。換而言之，巴厘文化中對自然生態場所之認知，及

農田灌溉時所依照的秩序，並非導源於農業經濟對大自然的依賴關係，而是建立在巴厘人神聖宇宙觀之上，是神聖宇宙觀的再次反映在對經濟生活秩序的組織與制約。

巴厘的各村莊是由三種層級的組織及其相應之灌溉社廟所構成，也調整著彼此相關的社會功能與生產活動。Pura Ulun Carik 社廟主管著一組梯田，及這個基本耕作單位的灌溉會社。Pura Ulun Carik 是"稻田之首"廟 (head of the rice fields temple) 之意。它有著一年一度的慶典儀式，請諸神在此降臨受供養。這個廟主管著村莊中最基層的灌溉會社。水稻農業的基本任務-----犁地、放水、播種、移栽、刈草、灌溉、收割等等-----都在這一層級的組織中進行安排。基本上解決個人梯田及小群梯田之間的需要。(註8)

Pura Ulun Suwi 社廟則主管較大的、地區性的農業生態系統，其相對的灌溉會社是巴厘人所稱的"水利隊 (seka yeh)"。這是一個村莊的中層社會組織，它可調節集體工作分配及工作付酬---包括支付實務、或支付現金，或減免各種稅額和貢物。他們由其中選出自己的領導，由此而組成了農村中的技術核心。Pura Ulun Suwi 的意思是"眾水之頭 (head of the waters)"廟，它坐落在梯田主軸上面，或其附近。眾水之神，當他們降臨時就會寄身於此廟之中。「也正是在此，一種"季節性放水"儀式將單個灌溉組織聯進了整個水利系統的生態系統之中」。(註9)

村莊中最高一層的灌溉廟社是 Pura Balai Agung，它主管地方上全局性的社會/政治/司法/經濟體系。使得一個 desa (村莊) 成爲一個有神聖秩序基礎的農村社區。Pura Balai Agung 即"村廟" (village temple) 之意，它和整個村莊的儀式生活有關。它可以保佑村中水澆地 (即農地灌溉區) 和非水澆地 (即庭園、椰林和位於灌溉區之外的地) 的丰產，同樣也保佑村中女性生育上的丰產。這個村廟象徵著村莊

中社會、政治、經濟各層面生活的普遍聯繫。(註 10) 這個層級的灌溉會社組織主掌全村決策事務及集體性勞力動員事務，包括徵收稅金，判罰違規金，支付水利隊、決定梯田數量之增減、重新調整渠網、記錄並調整土地轉讓，解決下屬灌溉會社之爭端、及與其他村莊之對外連繫。

重要的是，依據 Geertz 的研究可知，這三個層次的社廟組織及其相應層次的儀式活動，是由「一組具有相似結構的儀式序列自發性地形成於全境的不同地區，以及從水系區域到個人的不同組織層次上。」(註 11) 也就是說，在每個巴厘的村莊，「每個灌溉會社之內，在其所有層次上」都複製著一個「典範中心」，這個典範中心就是前述的「神聖宇宙秩序」。巴厘人們通過其廟宇組織，通過其儀式活動，將他們的神聖宇宙秩序層層相叩地落實到了各村莊之中，落實到了實際安排、安置他們的自然及人爲場所的秩序，包括生產灌溉方式及社會經濟生活。

Geertz 說「這一儀式秩序既生成於那種〔神聖的〕生態秩序，又反過來疊加在〔現世的〕生態秩序之上。」(註 12) 由此我們知道，由廟宇系統所代表的神聖權威系統對農業生態秩序所作的規範，並非源自於農業生產上的需要；而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而此種精神上的需要則是出於徹底掌握「萬物的基本秩序」的需要。我們也知道了：地方文化之神聖宇宙觀不是什麼泛神論或萬物有靈論，或只是浮泛的迷信。這種神聖宇宙觀是由其嚴謹的、相對映的社會秩序所架構起來的，它是必須在該特定的文化系統之內，才能被了解的。所以，它是有其嚴謹的結構性、明確的秩序性的，絕非一般的迷信所能相比。

以上對巴厘文化的探討與認識，可以讓我們較深入的理解了一個地方文化之「神聖宇宙觀」所相映出來的神聖「空間秩序」及「場所規劃原則」。在這個理解的基礎上，我們得以反思與分析由柯比意所

建立的現代都市空間典範，它所依據的神聖秩序為何，它所回應的宇宙觀為何？

現代都市的神聖空間秩序

現代都市文明當然也自有其宇宙觀與對事物最高秩序的認知，只是它所認知與掌握的最高秩序是一套神聖化了的數理幾何邏輯（它稱之為「理性、科學」），並依此建立了它的「宇宙觀」和其科技生產社會體系。由以下我們對「明日的都市」所作的分析，可以發現柯比意的現代都市典範所依據的「空間秩序」，正是這個給宗教化、神聖化了的數理幾何邏輯。

柯比意在其「明日的都市」一書中，用了頗多的篇幅來探討「秩序（order）」，這部份也成了他規劃現代都市的理論依據。但由以下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柯比意所掌握到的是西洋傳統宇宙觀中的神聖秩序。因此，由「明日的都市」所開啓的現代都市空間，其實與巴厘文化是完全相同的，是由某種神聖宇宙觀所映照出來的神聖空間。

柯氏在論述「秩序」時，首先將「秩序」與大自然（Nature）作一個基本對立。他說：大自然對人類而言是一種混亂（chaos），自然景觀中的山陵、水岸，都像是萬花筒中的碎片，是一種混淆（confusion），因此大自然中的各方面都可謂是一種純然意外而無秩序的存在。但是，他認為，人的存在就需要秩序，而這個秩序就是幾何秩序，因為：「人，依照其本性，就應該履行秩序；而其行動及思想都是由直線與直角所指引。」「直線，本來就深植於人的直覺之中，人的心靈也將它感知成爲一種崇高的目標」（註 13）他又將直線與直角比喻爲宇宙的秩序。他說：「人是由宇宙所創造，他是宇宙的一個總和，他也依據宇宙的規律來存在，所以他的理性知識也不應違背這

個宇宙規律，而應尋求與其和諧一致。」(註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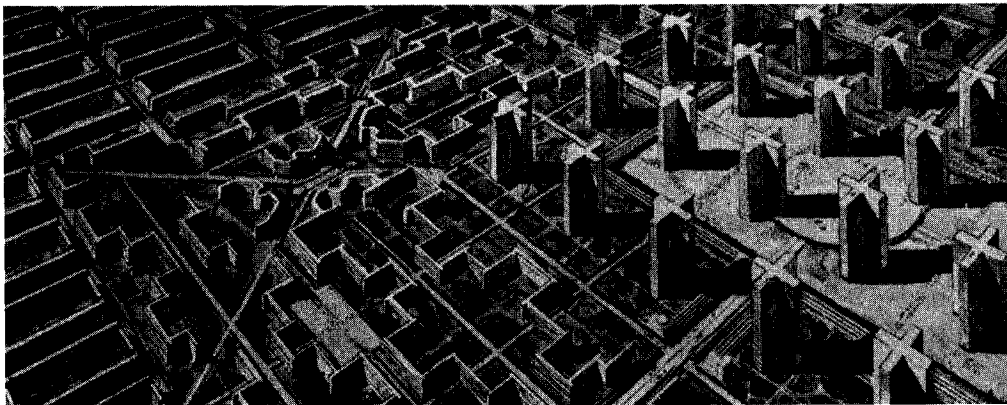
他所說的這個宇宙規律就是一種物理現象「地心引力」(laws of gravity)，認為是由它來維繫了宇宙各種力量的平衡，而地心引力主要就產生了垂直線 (the vertical)，再與水平線 (the horizontal) 交接，就成了直角 (the right angle)。所以，柯氏論道：「此直角就是所有力量的總和，也是它使宇宙成爲一種平衡的狀態」而因爲如此，「直角也比一切其它角度更優越，它是獨特的及永恆常態的。」(註 15) 柯氏再將直角運用到了空間規劃上，他說：「直角就是提供我們行動的最本質的工具，因爲它可以使我們用一種絕對的準確性來處理空間。直角就是法規，它就是我們的決心，它就是我們的義務。」(註 16)

柯氏又稱以直角所構成的秩序爲「純粹的幾何」(pure geometry)。他以爲 pure geometry 是一切人類創作的力量與泉源，因爲它是「完美的秩序」。柯氏在書中還用中國的北京城配置圖作例子，認爲由此可以證實，直角與直線是任何偉大文明與偉大城市的基礎。柯氏論道：「所有人類所作的都是企圖達成一種秩序的安排 (ordering)，而由天上看下來，人在地面的一切都是呈現著幾何式的安排。所以當我們要提昇創作行爲時，我們要向完美的秩序邁進了，而其結果就是一種藝術作品。」(註 17) 而這種人類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就可以避免再有大自然各方面的痕跡。

值得注意的是，柯氏在論述中並賦予了 pure geometry 許多富有高度神聖意涵的象徵意義。比如，他說：「When man is free, his tendency is towards pure geometry. It is then that he achieves what we call order. Order is indispensable to him, otherwise his actions would be without coherence and could lead nowhere. And to it he brings the aid to his idea of perfection. The more this order is an exact one, the more happy he is, the more secure he feels.」(「當人自由時，他就會傾向純粹幾何，他也因此可以達到秩序，

他的行為才不會不和諧，而此秩序才能幫助他想像中的完美。這個秩序愈是準確，他就會愈幸福，他就愈感到安全。」)(註18)

以上分析可得知，柯比意所掌握到的最高宇宙秩序是他所謂的「純粹幾何」，也就是由直線與直角所構成的幾何形狀，排除了圓形、曲線形、三角形或任何非直交角度的形狀。這個「純粹幾何」也俱有崇高而神聖的意涵：它是人類創造的力量泉源，它是偉大文明的依據，它可以帶給人類自由、完美、幸福、安全等等最高的價值。因此，柯氏更進一步賦予了「純粹幾何」一種聖潔地、宗教般地意義；他說：「The right angle and straight line, one evidence of a spirit working right up to the limits of its own force and grandeur, . . . a marvelously perfect figure, unique, constant and pure; capable of being applied to ideas of glory and victory or to the idea of complete purity, the germ of every religion.」（「直角與直線檢證了一種精神，一種將它自己的力量及雄偉發揮到了極致的精神。「直角幾何」是一個神奇的完美圖形，獨特、恆常又純潔。它可以被運用來想像“光榮”與“勝利”，或用來想像“完美的純潔”，即所有宗教的原生胚種。」)(註19)



柯比意在「明日的都市」中所描繪的理想都市

正因為「直角幾何」是如此的神聖、完美與崇高，柯比意在其書

中也大膽地先痛批了任何可能反對他的人。他認為如果有不同意以此神聖幾何秩序來規劃都市者，就等同于那將要毀滅人類的惡人，「因為你和你的否定將導致各地區、城市以及國家的毀滅，因為你將剝奪我們正當的環境，並且將澈底消滅我們。」(註 20) 柯比意這種神啓般的宣言，已近乎將自己化爲某神教的祭司，肩負著神的至高旨意，掌握著宇宙的奧秘與神聖力量，足以挽救人類即將步上的毀滅命運。

很難想像這霸道、獨斷且非理性的論述，不僅不受當時西方社會的質疑，並且還得到最熱烈地推崇與接受。事實卻證明他這種非理性的狂論創生了現代都市，成了規劃都市的典範，由此而改造了全世界人造環境的面貌。深究其因，柯氏的論述其實是西洋傳統文化精神的一次生動表述，才能夠對西方人有如此大的說服力，並產生信仰。這個文化精神源自西方社會 15 世紀時的文藝復興運動；當時歐洲全力復興了希臘的數理幾何之學，並將數理幾何與中世紀的神學作了一次結合，因而賦予了幾何圖案各種最神聖而完美的意涵，也從而架構起了西方近五百年以來的宇宙觀。

所以，柯比意在「明日的都市」中所談的秩序，其實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它代表了西方人，代表了歐陸傳統對其「神聖秩序」的掌握與表達。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個「純粹幾何」的神聖秩序或許對西方人而言是神聖的；但是，對非西方的各個民族、各個文化傳統的人們而言，卻實在感受不到那種深層的神聖性。換而言之，對大多數的人類而言，這個單調的幾何式規劃，只是一種世俗的，不具意義的圖案而已。由此而規劃出來的都市空間，也是一種虛偽的神聖秩序，一種強制的規範 (arbitrary rule)。

更值得我們省思的是：一旦世界大多數的地域及原生文化場所，皆被幾何空間秩序所強壓式的規範了，不幸的是，各個文化傳統原來各自獨有的神聖空間秩序與其場所，實質上也被強制破壞了。這相

當於一種最深沈的文化殖民，是西方文化傳統藉由「空間秩序」而殖民了全世界。「空間」在此實在等同於殖民的工具。因為，能在空間場所中獲致深刻的體驗，能有一種足以依循的神聖秩序來規範生活，不應該只是西方人所能獨享的特權，而應該是所有人類的天賦人權。

西方學界對此已有了反省與覺悟，反應在晚近思潮對「空間」較深入地研究之上。但是，整體而言，一切仍在起步之階段而已。想要幫助人類有朝一日解除這個非理性的、強壓式的規範，救贖原本多采多姿的人類文化面貌，讓它們得到一點點生存和喘息的機會，實在要靠理論與實踐上共同的努力。而各個非西方的文化傳統，如果企圖脫離這種被殖民的狀態，可能還需由自己負起責任來，先透過研究以重新了解自己的空間文化與神聖秩序，才可能邁向「空間秩序」上的「後殖民時代」。

注解：

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984, 163.
2. Henri Lefebvr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287.
3. 同上, 285.
4. Jorge Larrain, 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xford: Polity Press, 1994), 142.
5. Clifford Geertz, Negara : Theatre State of 19th Century Bali, 中譯本，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5-107.
6. 同上,131.
7. 同上,136-137.

8. 同上,84-86.
9. 同上,89.
10. 同上,76.
11. 同上, 95.
12. 同上,95.
13. Le Corbusier, 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 trans. Frederic Etchel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29, later edition 1987), 17.
14. 同上,18
15. 同上,21.
16. 同上.
17. 同上,23.
18. 同上,22-23.
19. 同上,25.
20. 同上,24.

參考文獻

1. 克利福德·格爾茲，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克利福德·格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3.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1991
4.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5.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Verso,1989).